

周作人 自编集



止庵校订
苦口甘口

集团公司
艺出版社

——周作人自編集——

苦口甘口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口甘口/周作人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2.8

(周作人自編集)

ISBN 978-7-5302-1238-7

I. ①苦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43786号

苦口甘口

KUKOUGANKOU

周作人 著

止庵 校订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32开本 6印张 103千字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238-7

定价: 20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关于《苦口甘口》

止庵

《苦口甘口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。《自序》中说：“今年夏天特别酷热，无事可做，取旧稿整理，”即为編集时间。本文共二十一篇，计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八篇，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八月十三篇，是继《药堂杂文》之后的作品，风格亦基本延续《药堂杂文》，谈论思想的“正经文章”仍复不少，也有一些怀人读书之作。

从《苦口甘口》起，周氏进入一个“总结时期”。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分量的是《我的杂学》，作者后来说，“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，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点懂得的事物，简单的记录了下来，”（《知堂回想录·拾遗辛》）全面概括了他的知识构成，同时也梳理了思想源流。

而有关结论则在《梦想之一》及此后所作《道义之事功化》（作者说亦可名为“梦想之二”）里有更为详尽的阐述，其要点则如作者所说：“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，一是伦理之自然化，二是道义之事功化。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，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，都是必要的事。”（《我的杂学》）以后在《知堂回想录·反动老作家一》中又补充道：“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，不合人情物理，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，非得纠正不可。……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。自从董仲舒说过，‘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’后来的人便抗了这牌招牌大唱高调，崇理学而薄世功，变成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。”可以说前者是“疾虚妄”和“爱真实”的总括，后者是人道主义思想的落实，而八股与空谈也是一种虚妄；作者长期而系统的文化批判，以及一生的思考，就完成在这两句话里了。然而如果联系他所说的：“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，好思想写在书本上，一点儿都未实现过，坏事情在人间全已做了，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。”（《灯下读书论》）那么上述两点之被称为“梦想”，也就无足为奇了，说来只是“伟大的捕风”而已。而《灯下读书论》则道出了他对分别作为愿望和事实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看法，他的思想最深的根也就扎在这里。

周氏在《我的杂学》中自谓“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”，但是这里“西洋”却不是笼统讲的，更非指其末流，而是直溯源头：“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说起。”（《希腊闲话》，载《新生》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二期）希腊研究亦为周氏重头戏之一，有关文章很多，集中《希腊之余光》即其一，作者写《过去的工作》特地针对此篇说：“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，但总是诚实的表示，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。”作文介绍之外，又移译不少古希腊人著述，如《希腊拟曲》、《希腊神话》、《全译伊索寓言集》、《财神》、《欧里庇得斯悲剧集》和《路吉阿诺斯对话选》等，最后遗嘱尚云：“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，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，是五十年来的心愿，识者当自知之，但是阿波[罗]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，尚未能出版，则亦是幻想罢了。”（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记）周氏之“不忘记”希腊，除意欲纠正通常对于西方文明的谬误理解外，更重要的还如他一再所说，“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”。然而所指“中国”却非当今而是以往，或者说是以往的一种理想，这早说在《生活之艺术》里了：“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，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，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，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。”前引文所谓“知”，所涉范围甚大，核心是对文明的意识。“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”，

也就是“生活之艺术”，在他看来，“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”。中庸作为周作人思想总的基调，原本得之于古希腊，不过在中国古代找到一种契合罢了。周氏之热衷介绍希腊文明，是他所有工作中最具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项，目的还在改造国民性，“建造中国的新文明”。当然这同样是“伟大的捕风”。

此次据太平书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。原书自序三页，目录三页，正文一百六十三页。目录题下原来均注明写作日期。

目录	自序	1
----	----	---

第一分

苦口甘口	7
梦想之一	13
文艺复兴之梦	19
论小说教育	25
女子与读书	31
灯下读书论	36
谈翻译	42
怠工之辩	48
希腊之余光	54
我的杂学	62

第二分

武者先生和我	113
--------	-----

草囤与茅屋	118
苏州的回忆	125
两种祭规	131
读鬼神论	138
俞理初的著书	144
陶集小记	148
关于王嘯岩	155
虎口日记及其他	160
阳九述略	165

第三分

遇狼的故事	173
-------	-----

自序

今年夏天特别酷热，无事可做，取旧稿整理，皆是近一年中所写，共有二十一篇，约八万余字，可以成一册书，遂编为一集，即名之曰“苦口甘口”。重阅一过之后，照例是不满意，如数年前所说过的话，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。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。我想起顾亭林致黄梨洲的书中有云：

“炎武自中年以前，不过从诸文士之后，注虫鱼，吟风月而已，积以岁月，穷探古今，然后知后海先河，为山覆篑，而于圣贤六经之旨，国家治乱之原，生民根本之计，渐有所窥。”案此书《亭林文集》未载，见于梨洲《思旧录》中，时在清康熙丙辰，为读《明夷待访录》后之复书，亭林年已六十四，梨洲则六十七矣。黄顾二君的学识我们何敢妄

攀，但是在大处态度有相同者，亦可无庸掩藏。鄙人本非文士，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，平常所欲窥知者，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，生民根本之计，但所取材亦并不废虫鱼风月，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。此种倾向之思想大抵可归于唯理派，虽合理而难得势，平时已然，何况如日本俗语所云，无理通行，则道理缩入，这一类的文章出来，结果是毫无用处，其实这还是最好的，如前年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思想问题文章，曾被人评为反动，则又大有祸从口出之惧矣。我于文集自序中屡次表示过同样的意见，对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义很是不满，可是说过了也仍不能改，这回还是如此。近时写《我的杂学》，因为觉得写不好，草率了事，却已有二十节，写了之后乃益了解，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，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，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，毫无价值了。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，如或偶有可取，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。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，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，于是不免于积极，这个毛病大约有点近于吸大烟的瘾，虽力想戒除而甚不容易，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。去年九月以后我动手翻译日本坂本文泉子的《如梦记》，每月译一章，现在已经完毕，这是近来的一件快意的事。我还有《希腊神话》的注释未曾写了，这个工作也是极重大的，这五六年来时时想到，赶做注释，

难道不比乱写无用无味的文章更有价值么？我很怕被人家称为文人，近来更甚，所以很想说明自己不是写文章而是讲道理的人，希望可以幸免，但是昔者管宁谓邴原曰，潜龙以不见成德，言非其时，皆取祸之道，则亦不甚妥当。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，何必尽由己出，鸠摩罗什不自著论，而一部《大智度论》，不特译时想见踌躇满志，即在后世读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师之伟大矣。假如可以被免许文人歇业，有如吾乡堕贫之得解放，虽执鞭吾亦为之，只是目下尚无切实的着落处，故未能确说，若欣求脱离之心则极坚固，如是译者可不以文人论，则固愿立刻盖下手印，即日转业者也。

民国甲申，七月廿日，知堂记于北京。

第一分

苦口甘口

平常接到未知的青年友人的来信，说自己爱好文学，想从这方面努力做下去，我看了当然也喜欢，但是要写回信却觉得颇难下笔，只好暂时放下，这一搁就会再也找不出来，终于失礼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正合于一句普通的成语，叫做“一言难尽”。对于青年之弄文学，假如我是反对的，或者完全赞成的，那么回信就不难写，只须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够了。但是我自己是曾经弄过一时文学的，怎么能反对人家，若是赞成却又不尽然，至少也总是很有条件的，说来话长，不能反复的写了一一寄去。可是老不回覆人家也不是办法，虽然因年岁经验的差异，所说的话在青年听了多是落伍的旧话，在我总是诚意的，说了也已尽了诚意，总胜于不说，听不听别无关系，那是另一问题。现今在这

里总答几句，希望对于列位或能少供参考之用。

第一件想说的是，不可以文学作职业。本来在中国够得上说职业的，只是农工商这几行，士虽然位居四民之首，为学乃是他的事业，其职业却仍旧别有所在，达则为官，现在也还称公仆，穷则还是躬耕，或隐于市井，织屦卖艺，非工则商耳。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，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，呼来喝去，与奴仆相去无几，不唯辱甚，生活亦不安定也。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，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，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，将来切不可所以所学为谋生之具，学者必须别有职业，藉以糊口，学问事业乃能独立，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。章先生自己是懂得医道的，所以他的意思以为学者最好也是看点医书，将来便以中医为职业，不但与治学不相妨，而且读书人去学习也很便利容易。章先生的教训我觉得很对，虽然现今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了一种职业，教学相长，也即是做着自己的事业，与民国以前的情形很有不同了，但是这在文学上却正可应用，所以引用在这里。中国出版不发达，没有作家能够靠稿费维持生活，文学职业就压根儿没有，此其一。即使可以有此职业了，而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，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，新旧左右，如猫眼睛的转变，亦实将疲于奔命，此其二。因此之故，中国现在有志于文学的最好还是先取票友的态度，为了兴趣而下手，仍当十